

中国公案小说名著精编



劉公案

天津古籍出版社

□ 中国武侠小说名著精编 □

主编 尹 明

刘 公 案

节编 高 照

天津古籍出版社

〔津〕新登字007号

内 容 简 介

《刘公案》是清代著名公案小说之一。书中主要角色刘公史有其人。清乾隆年间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历史记载此公文有声名，官有政绩，清水明镜，爱民如子，有一定的人民性。此书用评书口气讲述刘公神算断案的故事，许多案例确有真事。书中案情无论多么深险难测，出人意料，刘公总能断个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他并非凭着“神算”，而是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实地考察，掌握证据和事实后赏善罚恶，对坏人绳之以法，因此二百多年来口碑流传。

此书以清代中叶说唱本《刘公案》为底本整理改编，流传甚广，脍炙人口。

刘 公 案

主 编 尹 明

节 编 高 照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1.25 字数218,000

1994年9月第1版 199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ISBN7-80504-399-X

1.83 定 价：11.10元

目 录

第 一 回	江宁府重审李有义.....	1
第 二 回	陈大勇弄鬼探真情.....	10
第 三 回	白翠莲乞讨镇冤符.....	18
第 四 回	图钱财钟老害亲命.....	30
第 五 回	万人愁强抢周月英..	37
第 六 回	贼徐五囚禁清廉客..	40
第 七 回	十里堡官兵显奇能..	47
第 八 回	刘知府巧审鸳鸯案..	55
第 九 回	贪秀色识破女人头..	61
第 十 回	侦二案又起腌尸案..	69
第 十 一 回	乱佛规尼庵私产子..	75
第 十 二 回	假神灵夜审城隍庙..	83
第 十 三 回	惧官刑僧俗双认罪.....	87
第 十 四 回	伸正义族人具状词.....	91
第 十 五 回	对死因叔嫂露破绽.....	99
第 十 六 回	吴二匪行窃见淫行.....	104
第 十 七 回	难断案急坏刘公祖.....	110
第 十 八 回	翠花巷巧结吞蛇案.....	116
第 十 九 回	盛公甫义救投宿客.....	123
第 二 十 回	胡县令索贿五千两.....	130

第二十一回	刘知府计赚赃证银·····	137
第二十二回	李文华贪色生邪念·····	147
第二十三回	宋伙计除祸复惹灾·····	156
第二十四回	刘青天巧审连环案·····	165
第二十五回	装圣母寡妇现原形·····	176
第二十六回	赵通贼垂涎亲甥妇·····	187
第二十七回	沙河驿劫持买卖人·····	193
第二十八回	李游击困贼救知府·····	200
第二十九回	文秀才输钱卖妻子·····	206
第三十回	黑心汉罚银建祠堂·····	213
第三十一回	圣水庙老妇失孤弱·····	218
第三十二回	疑难案官借风尘女·····	228
第三十三回	恶满盈凶徒落法网·····	239
第三十四回	上本章刘墉遭贬黜·····	248
第三十五回	富兴当讹钱打贤臣·····	257
第三十六回	刘主考扛枷拜至尊·····	267
第三十七回	贪州守屈陷两兄弟·····	274
第三十八回	黄锁头毒设酒肉席·····	284
第三十九回	查凶手大勇独登程·····	295
第四十回	萧老儿落网受刚刑·····	307
第四十一回	熊公子钟情美貌妇·····	318
第四十二回	鸣不平皂役救皂头·····	329
第四十三回	巧换装夜聚城隍庙·····	341
第四十四回	擒克展归结《刘公案》·····	352

第一回 江宁府重审李有义

大清江山一统，军乐民安太平。万国来朝纳进奉，朝出贤臣刘墉：出口成章合圣明，这才亚似孔孟。这位爷家住在山东，天生扶保大清。

此书的几句残歌念罢。话表咱本朝乾隆爷年间出了一位能臣，祖上系山东青州府管诸城县人氏，这位爷本是当初刘老大人刘统勋之子，姓刘名墉，外号罗锅。他本是荫生出身，今蒙乾隆爷的皇恩，御笔亲点金陵江宁府的知府。

钦命紧急，这位爷不敢怠慢，吉日起程，去金陵江宁府上任。并未携带家眷，只带一名小厮张禄。爷儿两个乔装打扮，张禄儿肩扛着被套，一直的出了海岱门，往西一拐，顺着城根，到了宣武门，复过了吊桥，往南直到菜市口，往西一拐，顺着大街，又出了彰义门，门脸上雇了两头毛驴，爷儿俩骑上了大路。小井过去到大井，西行过了芦沟晓月城。良乡县换驴，涿州南关吃饭，一直径奔河间大路。德州打尖，包庄王家营上船，渡过黄河，一切不必细表。

那一天，金陵城远远在望。刘大人爷儿俩在十里堡打了

尖，又雇了两头毛驴，骑上往前行走。

且说江宁府的书吏三班人等，自从接着转牌，说乾隆皇爷御笔亲点江宁府的刘知府，不日到任，众属下人役天天在接官亭坐等，迎接新官上任。这一天众官吏正在等候，忽见两个人骑着两头毛驴迎面而来。众下役一见齐声断喝：“呔！还往那走？这是接新官的所在。再往前走，仔细把驴腿打折！”后面的张禄儿一声断喝，说：“胡说！这就是你们江宁府府台刘大人！”众役闻听是刘大人，吓得跪倒在地，还有众属下也都在道旁打躬，说：“卑职等迎接来迟，在大人的台前请罪。”刘大人一摆手，众官吏人等齐都后面跟随，登时来到接官亭上。刘大人下了毛驴，赶脚的瞧见这个光景，腹内说：“怪不的雇驴时节也不讲价，我说这个买卖我可捱住咧！拿定我的官驴了！”上前接驴，回头就走。刘大人是何等的官府，看见赶脚的钱也不要，拉驴而去，就知是他不敢来要钱。大人忙叫张禄：“到底打发他的驴钱，他是个穷民百姓，不可白骑他的驴。”张禄儿当即拿了一吊钱，递与那人，那人接过，叩了头，谢了赏，扬长而去。

刘大人这才吩咐：“看轿过来。”众下役答应，搭过四人大轿，栽杆，去了扶手，刘大人毛腰上轿，轿夫上肩。执事前行，大轿后跟，开路锣鸣，响声震耳。

不一时大轿到了府衙，进辕门，滴水檐栽杆落轿，张禄上前去了扶手，刘大人下轿，到后堂坐下，吩咐张禄传出话去：“今日晚了，明日早堂伺候受印，升堂办事。”

张禄答应，照大人的言词传了，复又进内回明了大人。大人点头，随即吩咐：“张禄，把咱们爷儿俩剩的干粮，掏出来罢。”小厮不敢怠慢，打被套里面掏来自京里带去吃剩下的两个硬面饽饽，还有道儿上吃不了的叉子火烧。刘大人并非是图省盘费，皆因是他老人家很爱吃这两宗东西，所以不断。又吩咐：“张禄儿，你去告诉厨役：一概官员送的下程饭食，咱爷们全都不要。你拿咱们的钱，买他三十钱稻米，煮点粥，搭着这两个干粮，算咱爷儿俩的一顿饭咧。”这张禄答应，依言而办。不多时粥熬得咧，端了来，摆在桌上，一碟老咸菜，打发刘大人用完。张禄撤下家伙，也饱餐了一顿。爷儿俩又说了会子闲话，天交二鼓，刘大人说：“连日走路劳乏，打铺安歇罢。”这张禄答应，登时打开被套，安置妥当。刘大人宽衣解带，上床安歇。张禄也去歇息，一夜晚景不提。

霎时天光大亮，张禄起来，请起大人净面更衣，茶罢搁盏。清官爷说：“传出话去：本府立刻升堂，受印办事。”张禄答应，来至堂口站住，高叫：“马步三班人等听真，大人传话：立刻升堂，受印办事！”外边人齐声答应。不多一时，大人身穿朝服，进暖阁，升公位坐下。有那属下的官吏、牢头、禁子、乡约、保正人等，叩见已毕，两旁站立。大人座上吩咐抬出放告牌，然后再观看那些州县详报的文书。

瞧到江宁府的首郡上元县刘祥呈报：“本县北关以外路东，有一个开店之人，姓李名叫有义。夜晚间有夫妻二人，

下在他的店中。李有义图财害命，用尖刀将男子杀死，女子逃跑，不知去向。现有李有义的口供原招为证。”大人看罢上元县这一角文书，说：“且住。店家既然把男人杀死，女子焉能逃跑？即便逃走，他的男人被害，岂不替他夫主鸣冤告状？依本府看来，这件事内中大有文章。罢了，我刘某今日既然在此处为官，必当报国为民，须得把此案判断明白，也免良民遭屈，凶徒漏网。”刘大人想罢，座上开言：“值日承差何在？”“有，小的朱文伺候大人。”说罢跪倒下面。忠良说：“你速去到上元县监中，将店家图财害命这一案，提到本府座前审问。”这承差答应，站起身来，下堂迈步出衙。不多时，店家李有义已提到当堂，跪在下面。

众位明公，金陵江宁府的上元县，就像咱这保定府的清苑县、北京的宛平县一样，全在城里头，所以来的剪决。书里交代明白，言归正传。

承差朱文在下面打了个千儿，回说：“小的朱文，把店家李有义提到。”大人一摆手，承差站起，一旁侍立。清官爷举目朝下观看：打量店家容貌：年纪约有五旬开外，残目之中闪着泪痕。大人看罢问道：“你既做买卖应当守分，岂不知，杀人偿命，王法无私。你因何开店害人？讲！”李有义叩头回禀：“小人既然开店，焉敢为非作恶？那一晚来了男女二人下店，都在二十一二年纪。小人盘问他来历，说是夫妻。开店人焉敢多管别的事情？他们租了我正房一间，一壶茶一盏灯。不多一时攢起更鼓，他夫妻

二人灭灯。小酌前边看门户，见还有几辆布车在我店中。他们说要早起，五更登程。天光刚亮，小民想叫他夫妻起床。见房门倒锁，小人开门一看，不得了！不知女子去往何方，光剩男子四脚拉叉躺在炕上已经被别人杀死。小人报告地方，一并呈报县中。上元县的老爷验尸以后，把小人屈打成招。今日幸蒙大人提问，如同拨云见日，望大人秉正公断！”说罢，叩头不止。

刘大人听店家李有义说毕，在座上说：“李有义，你暂且下去，待本府把恶人拿住，自有水落石出。”李有义叩头，青衣带去不表。且说刘大人又办了些什么别的公事，这才退堂。

清官爷来到内书房坐下，自己思想：“李有义这件事情，虽然是屈情，但不知杀人凶犯是谁，叫本府如何判断？”大人为难多会，说：“要明此案，我何不扮作云游老道，出衙私访？一来访访凶徒恶棍，二来看看这里的世态风俗。”刘大人思想之间，张禄儿走进门来。大人说：“张禄儿，把我的道袍、道冠、丝绦、水袜、云鞋、毛竹板全拿来。”这小厮答应而去。

住了。有人说：“刘大人他老人家还健在，谁不知道刘大人自幼为官，至今到了中堂的地位，并未听见说他老人家当过老道，那来的道家的衣服呢？”众位明公有所不知。现在这一位“白脸包”刘大人，同别的官府，要好体面衣服，自是真正的无，有也只是舍不得穿。要讲这道袍、僧衣，庄稼佬穿的小棉袄子、胖袄袴鞋，这些东

西倒全有。这是怎么个缘故？皆因他老人家爱私访，这都是早预备下的做官的行头。书里交代明白，言归正传。

张禄儿去不多时，都拿了来咧，放在面前。刘大人登时把自己身上衣服脱下来，换上道家的衣袍，拿了一个蓝布小包袱，包上一本《百中经》、及两块毛竹板，诸事办妥，眼望张禄说：“本府今日要去访民情，衙门中大小事体，小心照应。本府不过晚上就回来。”张禄答应。大人又说：“你打后门送出我去，休叫外人知道。”说罢，大人站起身来，小厮拿起那个蓝布包儿，一齐往外而走。穿门过夹道，来至后门。张禄上前将门打开，可喜这一会并无外人。清官爷走出门来，张禄把那小包袱递与大人，刘大人接来挎在腕上，说：“诸事小心着。”“是。”张禄答应，关门，不必细表。

且说大人打背胡同来至江宁府的大街上，掏出毛竹板，咭哒，口内高声道：“众位乡亲听清：有缘早把山人会，瞧瞧大运与流年。求财问喜来会我，道吉言凶下安坛，六壬神课瞧灾祸，净宅除邪保安然。《麻衣神相》分贵贱，行人音信来问咱。算着只要钱一百，算不着倒罚一吊钱。有缘的前来把山人会，错过今朝后悔难。”刘大人一边吆喝走到一座茶馆跟前，迈步进去，坐在背晃。堂倌一见不敢怠慢，忙去端茶，放在大人桌上。忠良边吃茶边听闲话，只听这个说：“听说上元县北关出了件怪事情。”一个年轻的说：“要提店里那件事情，起根发脚得问咱：死鬼叫伊六，家住上元东关。这小子一生不干好事，天天钻狗洞。

一分家私花了个干净，把他爹妈生生气死，伊六并没有娶女人何来的女红颜？后来又闻听伊六上京，找他季三舅舅。这季三在前门外头金鱼池做买卖，窝子里大发财源。外号叫“人人怕”，前三门谁不知道季老么！”

这个人正说到高兴之处，忽又听那边有个人讲话，说：“老仁兄，要提起这一件事情来，你只知其一，不晓其二。你听我告诉你：伊六这小子不是上了京吗？在金鱼池他舅舅季三那做了俩月买卖。季三就给了他几个钱，他就在咱们这置了几亩地吃租。咱们这东街上土地庙东边，那不是个小门楼吗？那里头，不是富全住着吗？富全就种着伊六的地。听说伊六在金鱼池还做买卖。他什么时候来到上元县的北关里，叫人把他杀了呢？这个事真真的他妈的古怪！”又听那个年轻的说：“老仁兄，方才你要不说到这，我也不肯往下讲。伊六那小子年年下来起租子，常在富全家落脚。富全又是他的地户儿，你们没有瞧见富全的媳妇？真长了个俊！他名叫白翠莲。我瞧着伊六那小子别和富全媳妇有点子黑搭乎罢？”又听这边的有年纪的人说：“老弟呀，我劝你少说。你们当这个事是顽呢！虽然把店家掐了监案还未结呢。方才你这个话，要叫衙门中太爷们听见，只怕你闹一脖子麻刀。”说罢，他们都站起身来会钱，扬长而去。

刘大人在旁边吃着茶，闻听他们方才这些话，腹内思想：“依他们说，店中这个死鬼叫伊六，并未娶妻。这个女人可是哪来的呢？店家又说是夫妻二人，这件事八下里都不

对。要依本府想来，这个女子定是被伊六强奸了。既是强奸了，这女子焉肯又与他下店呢？想来是顺奸。既是顺奸，他如何又不替伊六鸣冤？这件事真真的难办。要明此案，得先访着这个女子的消息。”刘大人瞧瞧天气尚早，何不依他们的言词，竟到东街上土地庙东边，富全的门首探访一番？但得消息，好完此案。刘大人想毕，会钱出了茶馆，往东一拐，顺着大街朝前走。到了土地庙，庙东果然有个小院，石灰门楼一抹青。忠良看罢，掏出毛竹板，咕哒呱嗒口内吆喝：“月令高低瞧贵贱，六壬神课断吉凶。行人出外问我信，气死平则门的吕圣功。”

刘大人外面吆喝念诵，惊动了房中女主人白翠莲。白氏向着使女青儿说：“自你姐夫去后，我一直心神不宁。莫非在外有个好歹？我想叫进先生算一算，看看流年，讲个《子平》。”青儿答应。

且说这富全之妻白氏，奶名翠莲，生的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青儿这个丫头，乃是他的表妹，父母全无，只有一个哥哥，又不成人，所以这个青儿跟着白氏度日，青儿此时闻听姐姐之言，不敢怠慢，来到街门的跟前站住，哗唧一声，将门打开，把身子往门外头一探，眼望着刘大人高声喊叫：“先生，我姐姐要算命呢！”且说刘大人在土地庙的台阶上，正自观看那庙的威严，忽听有人喊叫之声，刘大人举目观看，这女子相貌：短发蓬松黄澄澄，芙蓉面，好像锅底一般同。樱桃小口有火盆大，镀金包牙在口中。脸上麻子铜钱大，他的那，杏眼秋波赛酒盅。

第二回 陈大勇弄鬼探真情

刘大人看罢，带笑开言，说：“丑大姐，叫我吗？”青儿闻听刘大人之言，说：“罢哟，我的老先生，你还说我丑呢！我瞧你那个样子也够俊的咧！你可倒好，出门子省盘费，有钱无钱都饿不着你。”刘大人说：“什么饿不着？”青儿说：“你背着口锅走么！”大人说：“不要取笑咧。”说罢，青儿带引刘大人进了街门，到了院子里，刚然站住，忽听那竹帘子内有一女子说道：“青儿，快拿出张椅子去，与先生坐下。”青儿答应一声，翻身进屋，端了张柳木圈椅放在当院。老大人既为民情，少不得坐在上面。忠良刚刚坐下，忽听竹帘之内那女子说：“先生，算一个属牛的，男命，二十七岁，五月十五日生人。”刘大人听这女子之言后说：“属牛的，二十七岁，是丁丑年癸卯月己亥日乙酉时，今年是一个白虎神押运，吊客星穿宫，年头不利，大大不好。这个人眼下有性命之忧。但不知现在那一块？是娘子的什么人？”那女子闻听刘大人这一片诳言，顾不得许多，一掀帘子走到外面，杏眼含泪，

说：“先生，你再仔细瞧瞧，但不知还有解救无有？”刘大人说：“娘子，山人再与你仔细查看。”大人仔细打量女子容貌：乌云巧挽，发似墨染。面比芙蓉娇嫩，樱桃小口，鼻如悬胆，一说话，便露出糯米银牙。两耳藏春桃环配，腰肢轻盈如杨柳，裙下金莲刚三寸，十指春葱一般同。虽然是，浑身上下穿粗布，那一种雅淡梳妆甚动人情。举止端庄多稳重，温柔典雅不轻狂。

大人看罢，问道：“但不知算的是你什么人，说的明白卦更灵。”女子说：“是奴的夫主，名叫富全，奴有个姑舅哥哥叫钟老，就是青儿长兄。他二人商量上旬容县做买卖，出去七八个月，总不见音信回来。这几天我心神恍惚，所以请进道爷看看。”

刘大人听毕这女子前后的言词，说：“娘子，这件事，卦中虽有点惊恐，料来大事还无妨。”

列位明公，刘大人是随机应变，见景生情。他老人家私访的事情，并非只这一家，所以说出来的话，都是流口。头里又说有性命之忧，后来又说大事无妨，别当刘大人真会算卦。

清官爷眼望白氏，说：“请问娘子，姓钟的这位，是娘子的表兄？是令夫主的表兄呢？”女子见问，说道：“爷，是奴家的亲表兄。”大人说：“这就是了。是你的亲表兄，他二人乃是表大舅、表妹夫一路同行。再者，娘子不放心，何不打发人到你表兄家问问去？”那女子闻听刘大人的言词，长叹一口气，“啞”道：“爷说起我这个

表兄，他吃喝嫖赌，无所不干，把一分家私花了个精光。到而今，上无片瓦，下无锥扎之地。他哪来的家？他但凡有个住处，岂肯把他妹子送到我这里来？”刘大人闻听白氏之言，才知道青儿这丫头，就是他的表妹。大人问道：

“娘子，令夫主在家做何生理？”女子说：“种地为生。”清官说：“这个地还是你们自置的，还是租着种呢？”白氏说：“是租的。”刘大人又问：“地主是那的人？”佳人说：“是北京人氏。”大人说：“你们家种着多少地？”女子说：“种着七十多亩。”清官爷又问：“这地主儿姓什名谁？”女子说：“姓……”刚说这个姓字上，把话咽住，拿别的话岔过去，说：“交租子都是我夫主交与他们，我可不知道。”

刘大人闻听这女子的话里有话，刚要变着方法套访真情，忽听那女子开言说：“青儿，拿钱打发道爷去罢。”青儿答应一声，去不多时，拿了一百钱，来到刘大人的跟前站住，带笑开言，说：“先生，把卦礼收了罢。”大人闻听，站起身来，他老人家有心不收那一百钱，恐人看破，反倒不好。无奈何，接过来带在腰中。又听那女子开言说：“青儿，把道爷送出去罢。”青儿答应一声，说：“道爷，你两个山字垛起来——你那请出罢！”刘大人听了青儿之话，他老人家故意儿的用智说：“不好！咦，我瞧你们家这院子里凶得厉害。莫非黑家有鬼闹吗？”青儿说：“呸！好丧气。你们家才有鬼呢！这是怎么说呢！叫人家怪害怕的。不快出去吗？必得等着我推出你去？”青